

编者按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本期《法制周报》生日特刊特别聚焦一位八旬优秀共产党员，记录他用初心和使命擦亮共产党员底色的先进事迹。

法制周报·新湖南记者 何金燕 曾雨田

8月13日上午，记者见到傅老时，他正在细细擦拭自己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和中共湖南省委授予的“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奖章。“这些荣誉很厚重。奖章、纪念章，我还一次都没舍得戴。”傅老一边说，一边戴上，在镜头前笑得像个孩子。很难想象，眼前的老者曾是一名正厅级干部，是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委、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。

傅学俭身上，“国字号”荣誉满载。“中国好人”“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”“全国优秀社科普及名家”“全国百名百姓学习之星”……采访中，傅老却只字未提。他用三个词自我评价：平凡、平常、平和。

而在旁人看来，傅老却有“通天本事”。他敢向权威动真格，数十次上书党中央，向党献策，为民建言，其谏言多次得到中央领导人批示。《半月谈》曾专访过傅学俭，称他为湖南的“官场”奇人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评价他：“一生清廉，不盖棺亦可定论。他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也是我们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播种者。”

“我没有特殊本事，只有共产党员的一颗赤诚之心。”现年86岁的傅老，依旧在路上，忙着传播廉洁文化，只为实现他的美好远景：“希望人人都能献身社会，休面老去！”



傅学俭第一次戴上自己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从苦到甜，化“险”为“俭”

——“加入共产党是我儿时的梦想。接到入党通知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”

1935年10月，正是民族危亡、国家危乱、人民抗争的星火燎原年代，傅学俭就降生在逃兵灾的石门县金子山一片红薯地里，父亲给他取名傅学俭。

他的童年，苦难艰险。2岁丧母，父亲是半个盲人，没有劳动能力。大哥在外挑脚（卖劳力）病死；二哥被抓壮丁，杳无音讯；三哥过继后，解放后才相认。10岁的姐姐带着2岁的傅学俭，啃着红薯，靠亲朋好友接济长大。

在傅学俭的记忆中，童年时光难熬。一次求学经历，让他毕生难忘。1948年的一天，傅学俭正在竹市国民小学读书，学校一名龚姓教导主任在早操升旗操场上，喊名出列，质问傅学俭：“你的奉米为什么不交？”傅学俭回答家里没米，龚主任狠狠一记耳光，将傅学俭打倒在地上，并说：“既然你不交奉米，就不要来读书！”傅学俭一路哭回教室，一位苏姓老师安慰他，龚主任误认为傅学俭告状，又用竹片在教室里将他暴打一顿。竹片断裂，傅学俭瘫在地上动弹不得。此后，傅学俭辍学了。

这些经历，让傅学俭自幼感恩热心困苦的农民群众，仇视地主恶霸的贪婪残暴。

“这件事让我受到重创。当时，听说共产党好，我一心想去延安奔向共产党。”傅学俭回忆道，好在没过多久，1949年7月25日家乡解放了，农民翻身作了主人。

在共产党的帮助下，辍学多年的傅学俭迎来求学良机。解放后，不足15岁的傅学俭先后当上儿童团长、民兵中队长和农民夜校校长，免费教农民读书识字，“我首先就教他们共产党3个字怎么写。因为共产党是来帮助我们的。”

1950年3月，傅学俭的父亲病重，按农村“冲喜”旧俗，傅学俭与同乡姑娘梁珍结婚。不久父亲去世，妻子怀孕，傅学俭挑起家中大梁，

又无力无心学习。

直到1952年8月的一天，傅学俭正拉牛犁地，老乡龙顺发跑来找他。

“傅学俭，还犁什么地喽，快考师范学校去。”

“我家里哪里有钱去读书，不去。”

“读师范不要钱呢。”

“真的不要钱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田间的这番喊话，让傅学俭动了心。他放下农具，便与龙顺发出发了。路上，傅学俭顺道去了趟岳母家告知她要 go 县里办事。身无分文，傅学俭饿着肚子和老乡翻越百里的山路，天黑才到了县城。好在读小学时很刻苦，办夜校又旁学了不少知识，傅学俭顺利通过考试。回家后，他忐忑地告诉妻子想读书，出人意料，妻子果断支持他：“你放心吧，家里有我。我没读过书，但我知道，知识能改变命运。”

填入学资料时，傅学俭把名字里的“险”改成了“俭”。他笑说道：“无限风光在险峰。我的生活要化‘险’为夷了，‘俭’字，代表勤俭、正气、俭以养德。”

学费和生活费全免，没了后顾之忧，傅学俭一心扑在学习上。当时，常德市17所中学每年都会联合组织一次演讲比赛，傅学俭每次稳拿第一。师范毕业考试，要求每个学员试讲10堂课，5分的学分制，他得了9个5分。在毕业典礼上，傅学俭获得学校嘉奖，被保送进入高等师范。因家境贫困，他选择就业，被分配到常德市委文教部。由于品学兼优，1956年毕业前夕，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“加入共产党是我儿时的梦想。毕业前不久，我生了一场病，卧床不起。接到入党通知那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”傅学俭感慨道，信仰的力量是神奇的。

时隔65年，忆及当年入党宣誓的场景，傅学俭依旧心潮澎湃，“从此，我就姓党，一辈子是共产党的人了。”



2018年10月，中风后的傅学俭(左)看望慰问“五保”老人贾国统。

“先锋队”的“先锋战士”

——把党章中的一字一句化为一言一行，用脚步丈量民情，用行动温暖民心。

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……

“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”。

入党宣誓后，傅学俭又将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反复看了几十遍，这两句话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“是党培育了我，我必须做好先锋队的先锋战士，报答党的恩情。我的生命价值要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”。

工作后，傅学俭把党章中的一字一句化为一言一行，时刻心系群众。

30多年过去，欧阳海水库库区的移民仍清晰记得这位“傅青天”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因历史原因，湖南许多移民远离家乡，少食少粮。听闻此事，1992年冬，傅学俭来湘南农村逐户走访，了解民情。听说省人大代表傅学俭来了，当地村民将他团团包围，哭诉惨境：“请傅代表为我们作主，救救孩子！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移民！”

看着面黄肌瘦的百姓，傅学俭流下心痛的泪水。1992年12月27日，傅学俭不顾连日奔波的劳累，通宵写出《四万移民口粮断销，情况危急》的调查报告，急电传到省政府。3位副省长亲自研究这一问题。7天

内，妥善化解资兴市移民吃饭问题。

此后多年，他持续关注库区老百姓的生活问题，多次实地调研。传闻当地官僚主义横行，底层百姓疾苦，1998年，傅学俭再次深入调查欧阳海水库事件，又以紧急报告的方式，含泪写下调查报告《一份官僚主义的“备忘录”》，直指某些单位和领导的问题，措词尖锐。报告后附录了从1984年到1998年间有关欧阳海水库和灌区的大事纪要及省市有关领导的20余次批示。

“当官的长期作批示、发指示，不解决实际问题，不关心群众痛痒，这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？”报告中的这些文字，傅老仍记忆犹新。

这份报告引起了湖南省委、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。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当即作了重要批示。报告提交后仅29天，库区人民迎来新生。

库区老百姓的烦心事解决了，但傅学俭的为民初心一刻也不敢忘。他继续用脚步丈量民情，用行动温暖民心。

资兴市东部地区发生流行性出血热，他深入疫区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为患者排忧解难；在花垣县的扶贫工作中，他呼吁为山区贫苦代课教师解决编制；邵阳县乡镇邮电所作风霸道，他深入调查，责令道歉……

“及时向党反应群众的意

见和要求，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，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党员的义务。”傅学俭说，“党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完成。”

视人民如亲人、视事业如生命，视腐败如敌人，傅学俭先后向各级领导呈送的调研报告、批评建议有30余万字，其中近20件重大建议直呈党中央，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，获得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。

1998年2月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将傅学俭的调研报告、批评建议及部分理论探讨文章，整理出版了《盛世诤言》一书，向改革开放20周年献礼。

一书激起千层浪。为此，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的文章“倾听来自底层的声

音，傅学俭与他的《盛世诤言》”、《求是》杂志以“忧党忧国的正气歌 心系百姓的民情录”为题发表评论。一名16岁的中学生读者联系自己生活学习中的腐败现象，给傅学俭写了一封发人深思的长信，傅老提笔回了信。中国青年报以这名中学生的来信为主题，开展了“呼唤正气、呼唤良知”的大讨论，引发强烈反响，中央宣传部高度肯定这组报道“震撼、警示和深省”。

傅学俭的“权力公式”

——“权力姓‘公’不姓‘私’，权力为人民=100，权力谋私利=0”

“在和平执政时期，党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是什么？”采访中，傅学俭多次向记者发问，他毕生探究着这个课题。在他看来，“战争时期是流血问题，和平年代则是‘吸血’问题，官员用手中权力吸老百姓和国家的血。”

为官数十载，傅学俭目睹多名好友同事因私利迷失自我，这令他痛心不已。听老百姓痛骂官员不仁、不廉，他也跟着恨之人骨……

“为什么有人做了官就变质，条件变好就腐化？”傅学俭认为，问题症结在于，这些官员脱离了群众，忘了初心，少了约束。

为了给自己“定性”，傅学俭明确了一套“权力公式”：权力为人民=100，权力谋私利=0。傅学俭解

说：“得出这个公式十分简单，权力姓‘公’不姓‘私’。牢记党章第一章第二条，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，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’。”

有一次，傅学俭带队到某县农村检查农业污染情况，调研结束后，当地政府塞给检查组一行每人一个装有400元“误餐费”的信封。傅学俭询问多个同事想把钱退了，遭到反驳“没必要、不想退”。最后，傅学俭坚持把自己那个信封退回去。在随后的讨论会上，傅学俭一针见血指出：“我们正在检查治理一种污染，却又在制造另一种污染。”

另类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，没少给傅老惹来质疑，他曾被领导同事指着骂“你怎么这么犟啊，你以为大家会夸你吗？”

这些“杂音”，并没能改变傅学俭的“固执”，他自我要求更加严格，给自己“约法三章”：不该得的利坚决不得；可得可不得的利也坚决不得；该得的利必要时可以少得。

在担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期间，傅学俭

分管过近7000万元的基建项目，他不贪丝毫，甚至把廉洁条款写进工程合同，开了省人大先河。有建筑老板派人送了两只大甲鱼（当时价格500元/斤）到他家，他正好外出，送礼的人把甲鱼放在客厅就匆匆跑了，傅学俭的老伴发现后没追赶上，慌忙跑到挨着路边的厨房，一声喊，把甲鱼从窗户扔出还了回去。

傅学俭的家不大，屋内陈设简陋，老式架子床、高柜、衣柜、条镜……这些家具都是捡别人换下的。傅学俭习惯了朴素的生活作风。采访时，记者发现，傅老的眼镜架右腿已折断，他说：“这副眼镜，用了30年，还挺好的。生活简单，人也轻松、自然、幸福。”

1994年春节，离家几十年的傅学俭领着全家老少三代返乡沐浴亲情教育。当时他分管行政工作，手下有几十台车，单位要派车送，家乡也有单位想派车接，但他都一律谢绝，自费租了一台面包车往返，全家人过了一个欢乐、节俭的春节。

“国廉则安，家廉则亲。”傅学俭认为，家庭既能成为抵制腐败的坚固防线，也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。作为廉洁家长，傅学俭对家人要求严格，没利用职务之便给妻子安排过工作。“很多官员总想着为亲属谋份轻松活，但我没有，我没有权利这样做。”

“廉人为本，洁是人心。人生必廉，廉必洁终。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。公者千古，私者一时。”这32个字，是傅学俭坚守的“廉洁人生”，也是他一生践行的誓言。在他看来，这行字更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。

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、武装群众，让廉洁的观念去净化腐败思想，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，傅学俭先后创办了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和《清风》杂志，向全社会吹去廉洁之风。

“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终身制”

——“干着死还是等着死？我认为，干着死更有意义。”

“共产党员没有退休一说，领导干部职务没有终身制，为人民服务是终身制。”这是傅老常说的一句话。

2003年9月，傅学俭退休了，却比退休前更忙。

他忙着授课，做廉政文化的播种机。40多年前，傅学俭步入义务传播廉洁从政、从业的党课讲堂。至今，他讲了1400多场次，上至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，下至城乡社区，20多万党政干部、工农骨干及大学生听了他的课，不少人动情落泪。“傅老不是演说家，但他讲的案例故事生动，语言真实感人，戳到了心窝，给人觉醒的力量。”听了傅学俭的课后，一名厅级干部感慨道。

他忙着思考，钻研国家有关反腐制度的缺陷。在他看来，权力不仅要关在自律的笼子里，还要关在制度的笼子里。讲学过程中，傅学俭结识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人，通过多方交流和广泛调查，他对权力与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又将这些经过10多年调研思考写出的调查报告于2009年2月呈送党中央，就“执政党接受人民监督主体形式”提出建议，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，交有关部门认真研究。

2015年10月13日是傅学俭80寿辰，他不顾病痛，向联合国致信提出五点和平建议，得到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批示点赞。

2016年1月8日，联合国回信，向傅老深表“两个问候”和“四个感谢”，并分享了他的和平建议。他忙着奔走，为维护老

百姓的权益建言。2018年初，几位农民工代表向傅学俭哭诉求助，某建筑老板久拖近千名农民工的数十万元工资和工程款不付，他们四处告状无门。傅老听后老泪纵横，他拄着拐杖奔波近3年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调解下，终于讨回了3000万元工资和工程款。在讨薪过程中，傅老得知一名农民工没钱治病，他和老伴商量资助了近万元医疗费。农民工的代理律师目睹傅老全心全意为农民工讨薪的服务精神后，给傅老送去了5万元辛苦费。傅老想也没想就拒收了，他真诚地说：“我是一名先锋战士，只有为农民工讨薪的义务，没有因此谋利的权利。”

采访时，傅老向记者透露，前几天，一位群众找到他，请他帮忙解决房子问题。“老百姓借钱贷款买房，钱给了，房子拿不到，哪有这个理？”傅老言语中有些激动，“今天下午，我就去住建局了解情况。要为农民工讨回公道。”

“您准备这样干到什么时候呢？”记者问。

“干着死还是等着死？我认为，干着死更有意义。”傅老笑答。

此前，傅老突发脑梗，腿脚走路很不便。采访结束，傅老拄着拐杖缓慢挪着步子，走廊灯光下拉长的背影清瘦坚挺。身边人心疼他，想劝他多休息，到嘴边的话总又咽了下去，他们都知道，只要傅老还能走动，他就会一直奔忙在路上，为民做主、反腐倡廉，永不停歇。



傅学俭讲授廉政文化主题党课。